

新世界  
生活译丛

第三辑

- 荣登美国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出版者周刊》畅销书排行榜
- 英国《好书指南》杂志强力推荐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把塞尚的名画运上货车，是送去重新装框吗？好奇的安德烈忍不住按下快门，没想到从此就……

Chasing Cézanne

# 追踪塞尚

Peter Mayle ● 彼得·梅尔/著 ● 王介文/译

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# 追踪塞尚

CHASING CÉZANNE

[英] 彼得·梅尔 / 著  
Peter Mayle

王介文 / 译

新世界出版社

京权(图字): 01-1999-3024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追踪塞尚/(英)梅尔(Mayle, P.)著;王介文译.

-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1999.9

(新世界生活译丛·第3辑)

书名原文:Chasing Cézanne

ISBN 7-80005-520-5

I. 追… II. ①梅… ②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60819号

Text Copyright © 1997 Escargot Productions Ltd.

本书中文译本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提供

## 追 踪 塞 尚

Chasing Cézanne

作 者 / (英) 彼得·梅尔 Peter Mayle

译 者 / 王介文

责任编辑 / 杨 彬 王冬梅

封面设计 / 康笑宇

出版发行 /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 / 北京市百万庄路24号 邮政编码/100037

电 话 / 86-10-68326644 转 2569 (总编室)

86-10-68994118 (发行部)

传 真 / 86-10-68326679

电子邮件 / nwpcn @ public. bta net. cn

印 刷 / 北京市昌平区国马印刷厂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大 32

字 数 / 140千字

印 张 / 9

版 次 / 1999年11月第1版 1999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7-80005-520-5/G·199

定 价 / 18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新世界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## 作者/彼得·梅尔

曾在广告界任职长达15年之久，从广告文案撰写一直到担任行政管理工作的。

### 主要作品有：

《山居岁月》

《恋恋山城》

《一只狗的生活意见》

《有关品味》等等。每本书均叫好又叫座，荣登多种畅销书排行榜。其中《山居岁月》更是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“普罗旺斯热”！目前他和妻子以及两只爱犬每年轮流居住在法国南部和纽约长岛。

## 译者/王介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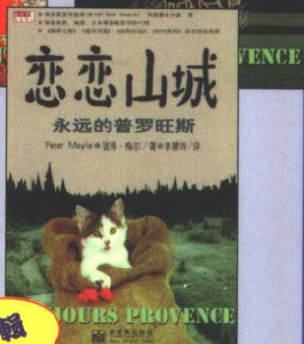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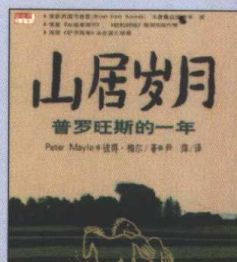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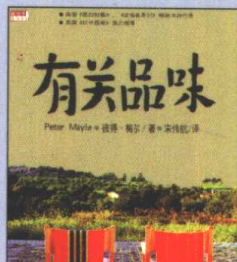
台湾政治大学英文系毕业，译有《梅尔吉勃逊之英雄本色》、《梦与潜能开发》、《下一个500年》等书。

■ 责任编辑/杨彬 王冬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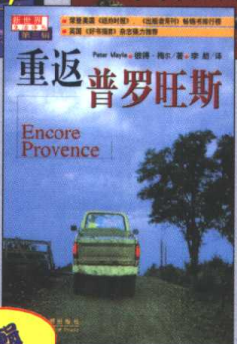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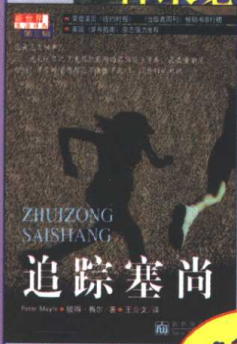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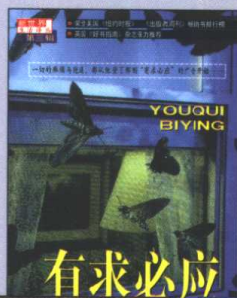
新世界  
生活译丛

总策划/邵东 杨彬

## 彼得·梅尔作品系列



第一辑



第三辑



平面设计/康笑宇工作室

## 1

这个接待员与室内的装潢互相呼应，是一件与周遭环境完全融合的人体摆设，她的格调保守，几近严肃。她身上的衣服是亮而酷的米、黑双色，抱着电话窃窃私语，完全忽视站在她面前这个衣服皱皱的年轻男子。当年轻男子把一个上面有刮痕的皮制背袋，放在她那空无一物光滑精致的书桌上时，那涂满化妆品仿如带着光滑面具的脸庞微蹙，扬起了一丝不悦的表情。她放下听筒，把一绺金发往后拨，好将先前为了方便交谈而取下来的耳环再夹回去。她那修得完美无瑕的眉毛，扬成两道质疑的弧线。

年轻男子微笑。“早安。我跟卡米拉有约。”

双眉仍然高扬。“你是？”

“安德烈·凯利。你是不是新来的？”

接待员没有回答，她解下耳环，拿起听筒。安德烈搞不懂，卡米拉为什么总是雇用这种女孩。她们工作没几个月，就会被另一个光鲜亮丽的复制品所取代——花枝招展、不得人缘的态度、极度的面无表情。还有她们离开之后会去哪？巴尼百货的化妆品部门？

一间以精致化经营为导向的殡仪馆的管理部门？还是她们会被卡米拉那些较低阶的欧洲贵族朋友所征服？

“她的会还没开完。”一根手指指向接待区的另一个角落。“你可以在那边等她。”

安德烈拾起袋子，再次对她微笑。“你是不是总是这么不亲切，还是忙着做其他的事？”

不过他白问了。听筒已经塞在一绺光亮头发的下方，又开始窃窃私语了。安德烈让自己舒服地坐在椅子上，准备等上好一阵子。

大家都知道——而且有些人欣赏——卡米拉经常故意迟到、经常同时与两人约会，而且经常制造能够强调她的编辑魅力和社会地位的场合。在充满权力角逐意味午餐的领域中达到新境界的人就是她，她会在“罗伊顿”订两张桌子，同时款待一个重要的广告商和一位前途看好的南美建筑师之际，从其中的一张穿梭到另外一张——这边啃啃芝麻菜和莴苣，那边啜点“爱维养”矿泉水。她最令人敬佩的地方是，没有人觉得有被她冒犯的感觉，而且双桌午餐也逐渐成为卡米拉社交节目中偶尔上演的一部分。

当然，最后她都不曾因为这样的夸示而遭受处罚，由于成功往往站在她这一边，而在纽约，形形色色的不良行为可以因为成功而获得谅解。她成功地挽救一家长期濒临倒闭边缘的老杂志社，将它现代化、更改杂志名称、让那些可敬的撰稿员退休、设立了精力充

沛但攸关社会的“编辑的话”一栏、更新封面、版面，以及，甚至增加了接待员和接待区。于是发行量增长三倍，广告页数稳定地增加，而杂志的股东们，虽然仍在赔钱，但已开始沐浴在一份突然热络起来的资产所反射出来的光辉中。大家都在谈论该杂志，而此时此刻，卡米拉·詹姆森·波特不可能做错什么。

这本杂志的迅速起飞，虽然外表的改造功劳不小，但事实上几乎全得归功于一件更基本的事情：卡米拉的编辑哲学。

这是以一个奇特的方式演进的。在事业的初期，卡米拉身为伦敦一家通俗小报“谣诽”（谣言与诽谤）版的一个野心勃勃却默默无闻的记者，她设法嫁给上流社会的有钱人——黑黑高高、微不足道的杰里米·詹姆森·波特。卡米拉拥抱了他的名字（听起来比她生下来就有的名字响亮，她的原名叫卡米拉·布特）以及他那出身名门的朋友们。唉，她是如此热情地拥抱其中一位，以至于被逮个正着。接下来是离婚，不过到了此时，卡米拉已经跟那些有钱人混得够久了，足以让她学到如何在纽约吃香喝辣了。

道理很简单。有钱人善于积聚，而除了几个显著的例外，他们很喜欢让人们得知自己拥有庞大的财富。毕竟，享有特权的生活，有一半的满足感来自于它所引起的忌妒；还有，如果别人不知道你拥有奇珍异宝，那么拥有它们又有什么意思呢？



当卡米拉“察觉”到身为一位急需工作的单身女性时，这个显而易见的当务之急，不断地浮现于她的脑海。终于有一天，她找到了能够将她的“察觉”转变为事业的催化剂。

当时她正在牙医师的候诊室里，随手拾起一本色彩鲜艳的八卦杂志，她发现封面上的照片很吸引人。封面是一位国际知名的上流社会艺术品收藏家和他新迎娶的太太，背影是一幅他最近所获得的意大利画家提香的画作。卡米拉暗忖，为何这样的一对夫妇会同意出现在这样的一本杂志上呢？她的问题在杂志内的报导中找到了解答。这篇文章是屈膝写的，无耻地谄媚着收藏家、他那身材姣好的年轻新娘，以及他们那位于可以鸟瞰科木湖的山坡上、充满艺术品、有五十七个房间的爱之窝。好多张照片——打光巧妙且同等谄媚——穿插在文章的装腔作势之中。每一个字眼、每一帧形象，都在为此一主题作见证：这是一对绝佳的夫妻，在一栋绝佳的房子里，过着绝佳的生活。这则报导长达七页。

卡米拉把杂志的其余部分看了一次，是一份有插图的纪实，描述着欧洲社会有闲阶级的所作所为——慈善舞会、香水发表会、画廊开幕典礼等等一些浮华的消遣，提供借口让同一票人不断地在巴黎、伦敦、日内瓦和罗马——多令人惊讶啊！——巧遇在一块。一页接着一页的微笑脸庞、乏味的文字说明、虚构的

事件。然而，当卡米拉离开牙科诊所时，她带走了杂志，当天晚上她一直思索着封面的故事内容。渐渐的，心里打定了一个主意。

一般来说，要是连一点运气也没有，成功的机会并不大，就卡米拉的运作而言，她的运气来自于纽约的一位记者朋友所打来的一通电话。曼哈顿的整个媒体，似乎都在谈论加洛贝丹兄弟以及他们突然涉足出版业的小道消息。在疗养院、代理融资和废物处理这几个事业大有斩获之后，他们最近购得一批公司，其中包括一个小出版社、一间长岛的报社，还有数家老旧或垮掉的专业杂志社，有人臆断，加洛贝丹兄弟是为了取得这批公司的主要资产，也就是麦迪逊大街上的某栋建筑物，才着手接管的；不过根据传言，其中的一两家杂志社可能不会关闭，而且依小加洛贝丹的说法，还会“重整旗鼓”。商情分析师把这个诠释成，可观的资金将会涌入。其中被认为最适合重整旗鼓的一本杂志是《装潢季刊》。

它是那种会在一栋废弃已久的纽波特市大厦的会客厅里，随意摆放的一本书页卷曲、发黄的出版品。它的风格沉稳，外表过时。里面所登载的一点点广告，大部分都奉献给窗帘布和仿贵族照明装置的厂商。所刊登的文章讨论着镀金铜的趣味以及如何妥善照顾十八世纪瓷器。这本杂志的编辑从头到尾都坚持以非主流的色彩呈现。而在它跛足前进，赚取一点点、越来

越少的薄利的同时，竟然还能够保有一小群忠实的读者。

大加洛贝丹翻阅了几期杂志之后，力主将它三振出局。不过他弟弟娶了一位标准的家庭主妇型的年轻女孩，曾经读过菲力普·施塔克反败为胜振奋人心的故事的她，说服先生考虑采取救援行动，于是《装潢季刊》的终结日延期了。倘若能够找出正确的编辑公式，它甚至还有机会可以拥有另一片天空。

消息走漏之后，发报机答答作响。在听了朋友的简报之后，卡米拉带着一份详尽的企划书来到纽约，穿着最短的裙子，向小加洛贝丹报告她的构想。该报告从十点做到四点，中间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让他们俩吃顿稍带调情的午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小加洛贝丹不仅很欣赏她的主意，也对她的美腿深感兴趣，卡米拉被录用了。她上任主编的第一步，就是宣布变更杂志的名称：从此以后，《装潢季刊》将正式改为《DQ》。全纽约都拭目以待。

为了加深他人的印象，卡米拉马上把一大笔加洛贝丹的金钱投资在自我促销上。她出现在所有正式の場合上——身上当然穿着合适而昂贵的服装，对着所有的人们微笑，另外她还雇用私人狗仔队拍下这些神奇的时刻。在她的第一期《DQ》尚未出版之前，她早已设法把某种程度的名气，建立在不怎么实质的社交精力之上。

不过那些数不清的看人、被看和建立友谊的夜晚，那些好几十顿后续的午餐，最后证明是值得的。卡米拉很快便认识了每个她需要认识的人——也就是，无聊的有钱人、上流社会人士，以及最重要的，他们的室内设计师。卡米拉特别把注意力放在室内设计师身上，因为她知道，他们对顾客的影响力，往往不止于布料和家具的建议，而且也因为室内设计师对出名的爱好。

因此，万一《DQ》杂志所选中的受害者，表示不太愿意让摄影师、撰稿人、花商、设计师，以及许许多多手拿移动电话的黑衣侍从入侵自己的家时，卡米拉便会打电话给受害者的室内设计师。设计师一对客户施加压力，门就敞开了。

用这个方法，卡米拉得以到其他八卦杂志过去无法前往的地方采访。事实上，她的第一期登载了一篇独家报导，一个双重的胜利——公园大街的一栋三层楼房（每间浴室都有一个印象派画家的作品）以及马斯蒂别墅，皆属华尔街克里门家族的李查·克里门所有。撰稿者是一个平常过着隐密生活的单身汉，他屈服于年轻的意大利友人（是个刚入行的室内设计师）和卡米拉所发动的钳形攻势，最后所写出来的，是广受人们瞩目与欣赏，长达二十页的精美文字与华丽的摄影作品。《DQ》这本杂志有了好的开始。

三个年头过去了，由于严格遵循编辑信条——

“绝不，从不，说任何人一句坏话”——该杂志成绩斐然。明年，即使卡米拉的花费惊人，它还是有办法赚到大笔钞票。

安德烈拾起该杂志最新的一期，翻到他在米兰市波拿盖蒂的公寓里所拍的照片。他露出微笑，忆起卡米拉当时指导这个小工业家和他的保镖，把卡纳莱托的风景画挂在比较明显的地方。跟往常一样，她做了正确的指导。他喜欢为她工作。她个性风趣，眼光又好，而且对于加洛贝丹的钱毫不吝啬。再继续为她工作一年，他将会有足够的钱离开，专心去写自己的书。

他不知道今天她将派给他什么任务，希望这一次能到有阳光的地方去。纽约的冬天是这么寒冷，以至于该市的卫生部门闹罢工时，很少有人注意到。因为被认为是重要谈判工具的垃圾腐化气味，完全被冰雪中和了。工会的人正在苦等春天的到来，以及雪融后的刺鼻味。

听到高跟鞋敲打在磨亮的石板地上的声音，安德烈及时抬起头来，看到卡米拉卡哒卡哒地走过，她的手挂在一个蓄胡年轻男子的肘下，该男子看起来就像穿着一身黑色帐篷。他们在电梯前停下来时，安德烈听出来他是奥利维尔·土伦克，一位时髦的巴黎设计师，以极简单抽象派的家具设计闻名，目前手中正着手把苏活区的某家肉品包装厂改装成小巧的饭店。

电梯门一开。他们飞吻道别——双颊各一，还有

一个是祝好运。当电梯门关上时，卡米拉转向安德烈。

“甜心！你好吗？我真是糟糕，让你等那么久。”她紧紧抓住他的手肘，推着他走过接待员的桌子。“你一定见过了多蒙妮。”

接待员抬起头，嘴巴象征性地微张，几乎没有伸展到她唇上的口红。

“是的，”安德烈说道。“我想是的。”

当卡米拉把安德烈导向走廊的另一端时，她叹了一口气。“职员真难找。她的脸色是有点不好看，我知道，不过她倒是有一个有用的老爸。”卡米拉从墨色眼镜的上缘瞅着安德烈。“苏富比。”

他们进入卡米拉的办公室，资深秘书也在，他是个修长的中年人，手上拿着记事簿，肤色是与季节不合的深棕褐色。他对着安德烈微笑。“还在拍那些超凡的快照吗？”

“我们尽力而为，诺尔。你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棕榈滩。想都不要想我会告诉你我跟谁在一起。”

“我不敢想。”

诺尔似乎有点失望，转向卡米拉。“加先生要跟你说话。其他的电话都可以等。”

卡米拉在她的桌子后面踱来踱去，听筒就偎在肩膀上，她的声音低而亲密。安德烈认出这是她的加洛贝丹的声音。他不只一次地暗忖，他们的关系是否超乎寻常。就他自己的品味来说，卡米拉太过强悍，很

像一颗企业飞弹，不过她无疑是个魅力十足的女人，成功地用过每一种找得到的秘方来抗拒青春的飞逝。她很瘦，但是瘦得漂亮，她的颈项圆滑柔细，下巴毫无赘肉，由于她每天固定清晨六点起来运动，她的手臂、大腿，以及臀部，都又瘦又结实。卡米拉身上只有一个地方稍微蓬大一点：她的头发。卡米拉深棕色的盔形头发，是如此的笔直、干净、有光泽，且深具弹性，从她每周去三次伯格姐美容院保养看来，这算是个传奇。在她挂上电话对着加洛贝丹柔情地说再见之前，卡米拉的头往前倾，安德烈看着她的秀发垂下来，盖在她的脸颊上。

她望着安德烈，做了个鬼脸。“老天，一堆事情要做。他想要办场美式宴会。你能想象吗？”

“你会喜欢的。刚好让你有机会穿美国传统服装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问诺尔。他大概会把他的借给你。”

“不好笑，甜心。一点都不好笑。”卡米拉在记事簿上写了几个字，然后注视着手腕上尺寸稍大的劳力士金表。“老天，我必须用飞的。”

“卡米拉？是你要我进来见你的，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的午餐约会已经迟到了。是强尼。我不能让他久等。这是最后一次了。”她起身站起来。“听着——是圣像，甜心。法国里维耶拉区的圣像，可能还有些法贝积金饰。你得四处找找。拥有人是一位俄国老贵

妇。诺尔有详细的资料。”卡米拉从桌上拿起她的皮包。“诺尔，车子有没有在下面？我的大衣在哪？打电话到‘罗伊顿’找强尼，告诉他我塞车。说我正从一个令人心碎的丧礼赶过来。”

卡哒卡哒地走向电梯之前，卡米拉向安德烈飞了个吻，她的秀发极有弹性地摆动着，资深秘书拿着她的大衣以及一大堆的讯息资料，小跑在她的身边。安德烈摇摇头，走过去坐在诺尔的桌子边缘。

“嘿，”安德烈说道，“是圣像，甜心。在里维耶拉。我只知道这么多。”

“你真是个幸运儿。”诺尔看着他的记事簿。“我看看。房子大约离尼斯二十哩，就在威斯圣保罗南方。阿丝珀洛夫是这位老夫人的尊名，她还说自己是个公主。”诺尔抬头眨眨眼。“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谁不这样说呢？总之，已经在金鸽饭店为你订了三天房间。卡米拉前往巴黎时，会顺便过去做采访。她那天晚上会留下来过夜，所以你们两人可以吃顿窝心的晚餐。不过不要做出任何我不会做的事情。”

“不用担心，诺尔。我会说我头痛。”

“你就这么说。来。”诺尔把文件夹推过桌面。“确认一下机票，汽车和旅馆的资料，还有俄罗斯夫人的地址和电话号码。不要错过飞机。她等着你后天到达。”

安德烈将文件夹滑入袋子里，站了起来。“有什么



东西需要我为你带回来吗？法式便草鞋？减肥乳膏？”

诺尔将眼睛望向天花板，身体颤了一下。“既然你问起，些许的薰衣草精油是再好不过了。”此时电话响起。诺尔一边拿起听筒，一边向即将转身离去的安德烈挥别。

里维耶拉。在走出去面对麦迪逊大街冻结的脏乱之前，安德烈用思绪如毯子般将自己裹住。风很刺骨，冷到皮肤龟裂，行人蜷缩着身子，将头放低。尼古丁兄弟会——那些在曼哈顿办公室大门外挤成一小群一小群的瘾君子——看起来比从前更鬼祟、更不舒服，他们的脸在凛冽的寒风中刺痛，一面抽烟，一面打哆嗦。安德烈觉得很讽刺，抽烟者被否决了享有均等机会特权而被赶到街上去，但他们对古柯碱有癖好的同事，却可以陶醉在办公室厕所的温暖与舒适之中。

他站在第五街和五十一街的转角处，希望能够招到计程车载他到商业区去。里维耶拉。现在那边的含羞草应该已经开花了，而比较不怕冷的居民可能会在室外用午餐。海滨的经营者一定正在调高他们的标价，并且暗忖，今年夏天可能无法支付给这批海滩工读生太高的薪资。船只底部附着的藻类、贝壳将会被刮掉，该补漆的地方补漆，包租小册也印制好了。餐厅、精品店和夜总会的老板正准备一笔钱，来应付一年一度的支出，五月到九月的辛苦将供应他们在一年里其余的时间过着富足、懒散的生活。